



新國紀行細川潤次郎著上



和装本

ル 9

2949

1



明治癸未春鑄

新報

吾園藏版

新報
故
弟地三
乃郎氏
方正三年
7月

新報

新國紀行卷上

土左

細川潤次郎著

我明治四年辛未

即洋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

值亞美利加國

以下

書皆此國山夫蘭西斯哥市人創開大會將倡海外諸

國比賽技巧有彼地代辦談氏某踵我橫濱請于官

輸送物產並派吏員往臨其會盛稱是舉於兩國貿

易事甚有便益美國駐我京公使亦贊其說朝議

允之乃諭商人以聚雜貨致彼國矣時余官民政部權

少丞掌勸農工等事適我官長以余堪臨其會擬名

上太政官於是准其請命余臨會且順觀美國

新國紀行

吾園藏版

凡 89
2949
1

新國紀行

五月

東部農事博覽會也。五月三日日出都下濱。後美國郵船多亞美利加者來到焉。

六日早起。零雨濛濛。不翅泥塵。而日昨郵船至。以是日開行。飯後諸同行者皆過余客舍。喫別酒。適雨晴。余家內人暨都下親朋盈坐。更盡一杯而出。一同送來。至船惜別。日將午。有辮髮船僕打銅鑼示船行。諸送客及閑雜人等聞之。蟻散去。余既與來人別。迺立舷頭。目送漸遠。見去舟中以白布巾高舉招颺。時以罩于一人頭上。蓋伴內人者為之。余則擎帽舞之。以應。至瞻望弗及而入。江淹所謂黯然銷魂者。唯別而

已矣。下午開船。行過浦賀口外。抹房山而東也。風恬浪靜。直放太平洋矣。

七日夜來苦暈船。呻吟客室中。我船前行。遙見汽船東來。近視之。乃美國郵船名者也。凡郵船相逢。下杉板傳遞近事。接託書信。因閱新報。得知其船即伊藤氏以下十四人所搭駕者。此日正午。測算我船所在。值北緯三十三度五十三分。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十五分十三秒。船行一百六十里。凡計路程用英里法。下皆同。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四度四十八分十三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新國紀行

二

吾園載及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六度五十三分十五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十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零七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零五分四十一秒。船行二百一十里。自船放洋。每日四顧渺漫。天空之色。與水雲相映。而時有海鳥作群飛翔。此外一無所見。搭客苦無事。因猜是日船行多遠。路程以賭鷹洋。有三日三捷者。余異而問其何人。客曰。是英國人。嘗學梯航為船長者也。可知有實驗者。必有過人處。
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十二分二十五秒。東經

一百五十五度二十分十五秒。船行二百十二里。余連日苦暈。加以床榻蝸窄。油鹼穢氣撲鼻。而盤碟匕箸皆帶酪羶。食不下咽。體疲如不勝衣。此日海濤漸穩。船中外科醫來診視。與藥丸三顆開腸。頓覺爽然。晚飯盡羹湯一碟。稍有起色。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一秒。東經一百五十九度十四分。船行二百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秒。東經一百六十三度二十八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七里。
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二十八秒。東

經一百六十七度三十五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三里。連夜月色頗佳。然海氣迫人。冷透衣襟。立艙板上。不可久也。

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五十三分四十一秒。東經一百七十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船行二百零六里。此日值日曜。搭客有講經師。行頌禱式。前此禮拜日。船長亦行此式。余並偃卧。不及瞻之。彼於風波搖蕩中。不廢拜跪之禮。信神之篤。可嘉也。

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零四分零三秒。東經一百七十六度十三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六里。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二十四秒。東經一百七十九度二十二分二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四里。此日值洋曆第七月四日。為美國自立之日。搭客及船人係其籍者。皆臨晚餐。飲酒極歡。鼓洋琴。彈胡琴。舞蹈竟夕。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三十秒。西經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凡人西行不息。一周地球。則失一日。東行却多一日。航海家以值經度一百八十度處為分界。東行過之。則別置一日。故有兩十七日。不然與中外通曆所載日不合。

也。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二十分。西經一百六十九度五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三里。聞日內又有來船。應與相逢。會船不太搖。出行硯作家書。十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四分五十二秒。西經一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秒。船行二百十五里。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八分三十一秒。西經一百六十一度零十分。船行二百十四里。二十一日。與郵船那者相逢。託寄家書。且接彼新報。

中載朝鮮近事云。美國兵船。攻擊高麗。取礮臺及港津數處。獲彼大礮及旗章。又載我國民漂海遭難事云。郵船在太平洋面。見一船漂迷。而無舵。又無桅。知其遭風暴也。急下杉板而救之。波高不得近。有日本人五名。自蓬窓中跳出。泅就杉板得活。通船本十六人。以今年春間。由兵庫往橫濱。在路被風漂洋。糧盡。僅食枯魚。餒而斃者十一人。此五人得救後。又死一人。得生歸者四名。亦不幸中之幸耳。是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六度四十六分。船行二百一十三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三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九十七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五十三分三十八秒西經一百四十九度零八分船行一百七十一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五度四十三分四十秒船行一百六十三里自始放洋長風常從南東或由正東尚無大差是日風打船頭行不痛快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一度四十六分十五秒船行一百八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零七分五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十四分二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二度三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七里距山夫口二百四十餘里至此船上人皆有喜色以次日午後可進山夫口也已而風暴天陰船身左右動盪室中玻璃酒瓶盃盞傾倒萬狀前此所未曾賭焉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二十七分零五秒西

經一百二十七度二十五分五十秒。船行二百四十
一里。見一小島於船首。舟人云。將入山夫口矣。漸近
望之。則山童而丹。光樓聳於其巔。別有一峰。空洞玲
瓏。蓋純石所成。海潮激岸。白鷗群飛。已而船隻漸多。
海標始現。海門左右之山。迤邐連亘。而右則陡絕如
削。崖路作之字。其下危礁亂立。稱海豹岩。洋客游眺
之所也。過海堡前。入金門而右。船入灣泊之處。小汽
船曳之而進。直與岸接。梯而下。有土人權攝我領
事職者。貌魯古斯氏。來見。同上馬車。馳入克蘭土公
館。寓于一百三十五號房。

二十九日。為日曜安息期。俗不敢有所營。出步街上。
聞此間二十年前絕無煙火。洋曆一千八百四十七
年。嘉理福兒尼亞始出金。礦既旺。遷移逐利者日
衆。又試農作。土地衍沃。其利亦不減。金礦居人愈多。
內外商船雲集此港。而山夫蘭西斯哥。遂為太平洋
東岸一大聚落。百貨山積。靡物不有。往來之人。肩摩
轂擊。戶戶皆磚石築造。即大小不同。而新舊亦皆相
若。是蓋新開地方景象。別處經久都邑之所無也。街
上布鐵軌。便行大車。或以木為軌。鐵軌木軌外。率甃
以木片。或用石。又有全不甃者。凡車過街。逢十字路。

必停瞬時。以俟坐客去來。其一車可載三十人許。每位收錢十先土。而不論其所往遠近。有乘小車者。乘馬者。亦由此路。而步行者。必從街左右稍高處過。其下見地上鑲玻璃板。又用鐵榻或木架引光。蓋地平。下又有住房。可緣梯而下。街市中央。有市廳處。為最殷繁。而距之寢遠。則寢為寥落。歸寓則岩山三隅。二氏來訪。二人皆屬我省僚員。自今春來。此採訪農事者。

三十日。下午。談氏來訪。同余往觀俄古蘭土學校。街路蒞小海上。乘汽船達前岸。則又有汽車站。乃上汽車。鐵路跨海上。豎木架材作橋。上布鐵軌。其法極簡。閃眼即至。乃入學校。觀教育諸圖。諸具。及上代獸骨之類。而返。此夕。談氏要余過街中一書院。書院係工業公會所建。此次賽會之舉。乃由此會首倡。會名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入院則有諸員歡迎。握手勞余。且引余遍閱書院。其壁面皆作廚。內五車書。室中汽燈照耀如晝。男婦數輩。憑椅借覽。余亦抽閱數種。無非珍異書籍。若箇中肄業者。其得裨益。豈淺鮮哉。六月朔。下午。談氏來。邀余過街中酒肆。觀釀三鞭酒。其家三層。合下土窖為四層。各層分課執事。每歲葡

萄既熟。搾取其汁。盛大桶泡釀。注入玻璃壺中。緊塞其口。倒安架上。見液質重濁者下澱。輒開口逆之去。如此者數回。液不復濁。乃爲成熟之期。言釀三鞭酒。此其大略之方法也。

二日。同談氏及工業公會首長哈列提斯氏。赴俄古蘭土學校。觀開場會。此學校爲邦內最大者。與前此往觀者不同。近日美國政府。捨沿河官地。以助學田。學校所在。距俄古蘭土街尚遠。是日會場。乃設於俄古蘭土街側。一大廠上。張花旗。結花葉爲門。入之。則男婦雜遝。鼓吹喧闐。多爲軍裝者。蓋鄉勇之

類。須臾樂止。則學生及教員。互有講說。又授卒業者證票。且行選舉學官法。事畢客散。而余輩則與同行二人。更入別室而食。間互爲祝語。間以諧謔。衆方哄然拍節。而余輩則殊不了了也。夜始返寓。

三日。土人某導余等觀修船處。在含多爾斯岬。距寓館五里。一條鐵路。通于海灣淺處。而余等則上馬車行。遠近岡陵。滿目皆赭。蓋萬草枯槁。而林樹之葉被塵土。只人家菜圃綠。余頗怪之。土人云。此間夏日無雨。冬天得雨。則艸勃然茁。林樹皆綠。如此則與我國冬夏所見全相反。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抑亦爲格致

之學者所宜講求也已。而到船澳，寬廣貯水，可納國中至大之船。代閘以船，首尾挺出處，恰與左右石岸陷凹之處相合，令不洩水。入船而船膠去水，則船浮而他移。遙見一船駛來，視之，則余輩前所搭汽船名亞美利加者也。船進入澳，則代閘之船復來，水入而船膠。岸上有板屋，煙筒噴黑煙，機器始動，有吸水機，自引澳中水去，頃刻而竭矣。又有木造修船槽，可以修理船之較小者。其左右峭立，前後洞開，中空泛在水面。用時則放水入，而體半沈，及小船進，而塞槽底，再吸水去。槽乾載船而浮，船底光露，即可加

修。昔者我咸臨船來，此修繕亦用此法云。歸路過鐵工場，聞機器值馬力二百五十，是不足我長崎及橫須賀所設，無足縷述也。

四日，與談氏往觀博覽會處，就舊構而更拓之。工未告竣，故覺不太壯麗。言其積有十二萬方尺。英尺下同夜

燃汽燈一千五百管，計經費共四萬餘元。其宏敞可知。

五日，先是託貌魯古斯氏求通美國政事文學者，便於諏訪此間諸事。是日，貌氏遣馬爾坤氏來為伴。馬氏本英國人，來此國居勃斯敦有年，近移此地，未有

一定之業。故每日來訪。余際晚。叫有火。距寓不遠。急往火所一觀。見撲火人用噴水機共四具。依法開轉。其引水之筒。與街側鐵筒接。而鐵筒又與有源之水通。機關動處。瞬息水至。澎湃湧騰。勢如掛泉。長噴不息。水鋒所衝。玻璃板壁。皆被激破。邏卒引繩為界。禁人攔入。惟撲火人夫。隨處奔救。隣壁之家。却坦然不動一物。蓋恃防火有具。以為決不延燒。且所有房屋百貨。平素由擔保會計價。每年納其幾十一。源生息。果遇災燼。則償本價。所以隣舍絕無驚動之狀。街衢所架電線如蛛絲網。一有火警。四處閃傳。以便貼

近有噴機處得報。一面出車赴救。一面電催隣街急發噴機。繼救火熄。則他區皆不動。不熄則始來噴救。屋制既堅。火燭惟慎。可以機措不用。即或一家有失。不至燎原。以視東京救火。不如此國萬矣。

六日。日曜。午飯罷。觀博物院。距寓館里許。馬車屬園者數輛。日過街上。隔五分時。而往來不息。游覽之盛可知也。園中高下。結縷艸如織。列植雜樹。間以花草。點綴多致。始入一室。左右前後。陳禽獸蟲魚各種。不遑指數。皆去肉存皮毛。玻璃假造。眼珠望之如真。出室而左。入玻璃房中。多養暖帶地移來諸植物。房

外雜花爭妍。異香撲鼻。如我國山茶。亦在其中。又入一室。多懸名畫。俱油描絹幅。就高處構大堂。中設都盧諸戲。罷數人着冰鞋而行。其人股脚不太勞。而縱橫周旋無留礙。若游魚。若飛鳧。又罷卓上陳大小鐸十餘。十餘人繞卓而立。一人振鐸。作一聲而止。安鐸如故。又一人如此。他人又皆如此。十餘人皆遍終而復始。如無順序。而緩急疾徐。高下清濁。悉中音節。無相奪倫。諸戲之中。此爲最妙。從高處下而左。有獸園。見虎豹熊羆駱駝驢騾更格盧等諸獸。他室又有各種礦石。各種貨幣。雖游覽之所。亦可以裨教

育。游人或作鞦韆之戲。或泛舟池中。弄橈使帆。抑亦調和體力之方也。此園屬烏土。空爾土氏稱曰烏土。空爾土。噶爾店。外國作逍遙園。多公同者。而此獨不然。收看錢爲己利。想利固鉅矣。而所費亦不少也。七日。觀馬爾結多街織絨處。此間作此業者。只此一家。稱巴西非古。烏練米爾。廠分上下。上下各分數房。每房套具機器。得火力旋轉。響動喧闐。不聞人語。羊毛始剪者。垢汗殊甚。石礮和湯洗而淨之。搾而乾之。又去其卷結粗大者。皆用機器爲之。毡既淨。乃染成各色。有染房。將磚石甃成大井。深四十尺。貯各種

染料煮熟而出之。及其既乾，乃加紡績之工。其法將
絨趕平，夾入滾軸間。軸上植鐵針如蝟毛，嚼摩其絨，
以令整齊。絨既稍勻，而又去其粗，於是再趕淨絨，合
爲一條，以入他軸之間。兩軸豎立，左右相摩，猶人手
指捻出，而有他軸接絨頭纏之，又轉入他軸之間，而
細之。細之又細之，又捻之成靱，而纏之，以爲經若緯。
乃始可織。織之法，以機撥梭，令左右又撥筵，令拍
而密，已成段匹。又入他軸之間，把搔數過，軟綿如撫
初生之獸，而絨之過長者，則又以機剪之，令光滑。又
以機壓而平之，而毛布始成。其供卧蓐者，則又以機

緣而飾之。又有製莫大小諸件，剪而縫之之處，及修
繕機車諸具之處，工人言：作此工場，起初所費三十
萬元，機器馬力可一百七十，而役工凡三百人。
八日，出覓租房，因公館在四衢之衝，訪客如織，於讀
書理會頗不便，欲移寓幽靜處，故也。此夕晤結布倫
某，是國之東部人，嘗爲農務局長官，熟悉農事。聞近
日我本國開拓長官黑田氏慕其名，招之往，經紀北
海道事，乃自華盛頓來此，待郵船發也。余以職在農
事，故樂聞其談農耳。
九日，再就結布倫氏聆教。

十日。閱書竟日。

十一日。同結布倫氏過俄、古蘭土。其友博士加爾某夫妻具車來迎。共駕到某氏園。見百年艸方花云。此艸產于溫帶諸處。百年而花。則枯。以爲常。故有此名。而此處經十三年。乃花。新聞紙載此事。曰。植學家或以爲。由此間氣候地質之異者。卽如是。又到一園。中多植佳樹。細艸如璫。樹蔭設床榻。供人憇息。多大理石彫像。亭榭綴其間。位置清雅。池水回環。遠岫與之掩映。天然勝地也。而亦多用工矣。應是富人別業。竟過加氏喫麵包酒菓小食。入觀傍近學校。

又馳車到一園。多花艸。蓋爲花戶。最後到一園。多菓樹。此二園皆出售園中物產爲生活。園之外爲圃。一老人携籃摘覆盆子。圃之外爲牧苑。圍以籬笆。散牧牛豚。或寢或訛。吐綬雞方將雛求食。真是一幅洋畫中田園景色也。

十二日。同結布倫氏出購農器。就禮結兒氏及哈密兒敦氏商會。揀其制尤良者。遂得犁鏵鏡鏟。播種器。刈芻器等。將載郵船以送。致我省也。下午移寓揭它列街第二百二十七號。居停主人爲伽兒利伽氏。地較僻。而房室雅潔。雖爲小寓。殊覺適意。

十三日。作公信。下午訪談氏。遂留飯焉。飯後氏同其妻兒。邀余過米松街瞻禮堂。有講師某。近日從東部來。今夕始上講堂。中男婦填咽。講師立堂中。高處搖頭擺手。極口說人世之不恆久。宜早爲之備。聞者憮然有淚。承睫者。此間習俗。功利相競。狡譎成風。而教法之力。能約束之。以遷於善。嗚呼。死生禍福之說。動人也大矣。

十四日。早起。往農器舖。搬出前日所購諸件。轉過郵船局。收水脚處。及抽稅司。交付郵船。寄回本國。美國之例。貨物進口。抽稅有差。出口則不抽稅。然又必須

具單一。註明。既有農器舖手記。更要我領事手記。否則不許出口。余未諳其例。又不假土人手。而躬親爲之。殊不耐煩。盡日踉蹌。無暇回寓。午飯飢甚。乃就街頭小店喫點心。自笑新到之人。不免有如此之周折也。

十五日。結布倫氏搭郵船行矣。余送至船上。握別而返。又閱書竟日。得醫前日之勞。入夜月色如畫。不忍卽寐。間步十字街頭。有當街架瞭遠鏡者。勸人窺月中。收看錢。兒童群集其傍。蓋游嬉中。亦可以資星學也。

十六日。過博覽會。晤哈列提斯氏。

十七日。哈列提斯氏邀余等過其家。在華盛頓街。憑高岡下瞰裏海。是日會大霧混沌。不得騁望。殊為可惜。晚飯後。其妻氏及親串中婦人在座。弄洋琴。然余非周郎。不知其錯也。

十八日。過書肆盤古刺弗多氏。選擇有益書籍。購數部。而回寓。

十九日。就口科勃兒氏。填齒缺處。客歲五月。夜騎而歸。馬躓而墜。傷面折齒。至橫濱就醫。以器刮缺處。痛不可忍。乃罷。至此訪高手。試其術。不覺痛。始得竣。

事。面習中。有熱。出則。何。千。及。有。不。敢。呼。呼。
二十日。轉曜出訪。同來諸人。轉過談氏。問安。是日與同人觀博覽會。既而抖覺身上發熱。聞同人中多有此患。鑿授方。用幾尼丸。即往藥舖買之。歸而服之。就寢。同來之人。無過僅數人。而違和者半。豈非氣候之變所致。回想前赴哈列提斯氏席。有霧。值此盛夏。陰寒。砭肌。恰如我國二三月間。夜晚料峭之氣。止着平日之服。無由加袍。此時傷風。而未覺之也。
二十一日。覺快。訪岩山氏。坐有一客。言及人工造石料事。曰。製石廠去不遠。乃同往其處一觀。此際多產。

極細淨砂。搏砂入範。納諸一種藥液之中。出之。移入鐵桶中煮之。令涼且乾。而石乃成。有噴水機。細巽如雨。洗淨石面。石質愈潔。蓋銜樣淨砂。由石炭銜鹽之力凝結爲塊者。此石係蘭素米氏創造。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得賞牌。質堅耐久。與天然石無別。而天然石之粗者。却不若。其色與形俱可隨意而得。供築造之外。又造磚砥及濾過器諸物。其價比天然石稍廉。故善售云。是日又過書肆某氏。見其印書機器數架。由火力旋轉。小圓軸過墨。黏活字面。大軸過紙上。則紙面皆印。有機翻出。頃刻可得千紙。又有石版印刷。

處畫師。剖刷氏俱在。其便捷真不可思議也。二十二日。就照相處。求撮影像。此間人相見。互通名刺。又動請像。無像則殆損游道故也。是日係博覽會開場。哈列提斯氏嘗送門票招予。有微恙不赴。適勃維氏見過。勃氏自少時。酷嗜採輯礦石。近地山谷無所不到。伸長其路而計之。殆五萬里。一日入某處山。沿壑登峻嶺。忽見嶺上一鉅石崩裂而下。無路可避。急翻身躲匿。一大石罅而未及縮手。時崩石已墜。過此石頭。適爲截去一臂。今在俄古蘭土學堂。專講地質學。出示一塊白金。重可八錢。曰得諸此州某

新國紀行
山中。蓋此州所出第三等物云。又言郁失密智山中
大樹事。曰其大者徑三十餘尺。高殆五百尺。曾斫倒
一樹。老而中空。可騎而過。講植學者皆往觀之云。
余前寓克蘭土公館。得見樹皮厚可二尺者。卽此初
不知其爲樹皮。而以一塊木版蓋地球上最大樹
也。

二十三日。過博覽會。自各種機器車馬諸具。至衣服
飲食。照影蠟絹等畫。無不翻新鬪巧。非吾筆楮所能
悉描也。轉至花園。規模雖不甚大。風景清絕。草木菁
秀。渾非尋常。各種綺花。馥郁襲人。有葡萄藤高丈許。

覃蔓如虵。其子如瓔。曰杆插後。僅經五月。余旣講農
事。見此。奚得不錄之。

二十四日。過羅滿氏書肆。閱其群籍。此間書肆最著
者。爲盤古刺弗多氏。而羅滿氏次之。又過慕士其氏
印書房。比前所觀者更大。主人示余一大冊。內貼各
國古今印本各一二紙。見其舊者愈拙。而新者愈巧。
嗚呼。國之汙隆。於此可知一斑。印書之於文學。所關
至重。而國之皇華。非文學不能致之。世之有責於教
育者。未宜以和凝板本之法爲足也。

二十五日。同馬爾坤氏。過收稅司。晤見諸員。且閱各

樣書式。又過書信館、分數局。有接發外國書信局。有傳遞國中書信局。有管此一州書信局。有止一街書信局。此數局又各劃爲數小部。令易於分認。以防錯悞。又有專遞新聞紙處。有專管賣送信錢票處。有專管貨票處。其接婦人書信處。用婦人主其事。遞於國中。則用皮囊鎖口。傳送國外。則用布囊。臨發括封。納於木函。鎖件更嚴。遞信之期。隨地遠近不同。遠則疎。近則數。而街上書信。每日五遞。其法創自英國。遍傳各國。而此國最備。蓋古人用雁魚犬鴿者。所不夢見。而驛騎傳遞之法。亦無用也。又過便溼多氏便氏。

主養兵卒。創傷爲廢者。及給恤寡婦孤兒事。又兼點檢戶籍。方輯此州戶口田宅畜產工藝。及其價值等事。爲表談其法太詳。臨去贈其所著書一部。此夕有愛買社會集。先是社長贈書招余。乃赴其筵。愛買者常春藤也。蓋取諸合同相愛纏綿不離之意。以爲社名。會集之處。稱巴西非古。卽太平洋堂之義也。正堂廣容數百人。楣上飾以綠葉。間以剪綵之花。壁間懸掛數面大玻璃鏡。炆燈映之光采四射。土人士女凡四百人。炫服來會。男人則不過黑衣一襲。而婦女子衣服色各不同。制又非一。光怪陸離。雪膚花貌。愈覺

新國紀行
明瑩已而樂作。男女相揖而舞。離合聚散。參伍錯綜。如亂而不亂。畧如練兵之式。一曲已終。而一曲又始。或一男一女相抱而旋轉。自看棚上望之。裙帶繚繞。如飛花如迴雪。有_ホ者束紙如藥杵狀。兩頭握而裂之。有聲如火藥爆發。故曰_ホ。展其摺疊。便成各樣紙帽。得者戴之以舞。是為撒尾之曲。罷而衆散。夜既半矣。

二十六日。土人某氏邀余及同人。游海豹巖。即前入海口時所眺危礁處也。輕車快駛。不數時到其處。左右之山。蜿蜒起伏。草木短小。間有沙邱。望之如雪。平

岡上散牧牛馬。設板屏防其奔逸。右望金門灣。燈標望樓。屹立於煙波縹緲之中。越一阜而下。則太平洋橫其前。一碧萬頃。上與天際。數鉅巖突立波間。如刷白粉。海鳥飛翻其上。巖之白者。蓋為其矢。岸上有一亭。與巖相對。稱古列弗好斯。譯言灣口亭。乃憑榻以望。見海豹數十。曬憩巖頭。或卧或動。或吠或下水中。或上巖來。非啻見人不懼。却似與游人相看。兩不厭者。聞此國有捕之取油為生者。獨此處申禁。不許銃殺。故爾。命亭主具午餐。饌中有雀多。味極佳。飯罷。步屋後。上一阜。有野花數種。皆平生所未睹。摘之夾

于掌中冊。將以資植學也。上車而返。取路於左邊。濱海沙平。山嘴參差。蘆葦高如竹。極為幽僻。路又左折。入岡阜間。見農家種菜。沃美。以風車汲引溪間之水。高可四十尺。水上車頭之桶。過窺而墜於崖。縱橫灌溉。蓋此間方夏。沙土乾燥。非有此種機巧。焉能致如此之美。漢陰文人之不設機引。非通論也。

二十七日。又與同人。過馬爾坤氏。同游於梭斯理多島。先是馬氏德。通余等。賞其佳景。故有此舉。島隔裏海。程不盈五里。有小汽船載客往來。馬氏引余等。與船長相見。通殷勤。因付渡錢。船長固辭不受。曰。聊



表待外賓之意也。其交道之盛如此。及開船。一路眺望的列克刺弗等諸峰。過亞兒加刺斯島前。島有礮臺。似未全成者。又過英日爾島。有戍營。其左則梭斯理多島。中諸峰高聳雲表。岡阜蜿蜒相連不絕。海水迴環。作碧琉璃色。附近之山多丹崖。不見叢林積莽。而梭斯理多島之樹。蒼翠如織。真別境也。上岸而步入林樹間。樓臺之外。又有涼亭涼榻之設。以待游人。如其牧園及花園。則蓋為近邑人別業。又有方移居構屋者。聞此地屬某公會。而有欲買者。則割地與之。是日男婦來游者數十人。山夫蘭西斯哥市肆

喧闐風景不足觀而俄々古蘭土多亭臺池沼之勝然氣象宏豁之幽邃曲折之致只此地峰巒層疊古木陰翳其下波淨沙白洵佳景也下午第三時渡船發即歸

二十八日收稅官米兒列兒氏要余等游于馬爾島島距山夫蘭西斯哥三十里許設有船局第九時上海安大船係收稅局所管往來游奕譏察海上姦商者是日米氏廣招所識士女張樂游嬉略如愛買社所爲而船中之室不免局促是以舞蹈不能如意既而到島上岸遍觀船局中各處又見二隻鐵船皆

南北部戰鬪之際所用嘗受敵船所發大礮彈丸惟見鐵版有微壓耳裝載大礮四門口徑二十寸英射出彈量四百六十斤英礮身太重不可以人力動故照準之際左右上下皆用汽機力此船既大且裝以鐵喫水頗深而戰鬪之間又須縱橫馳騁故用汽機之力甚多又別有一種汽機抽出船中之氣則船外之氣隨而入蓋鐵板包裹無之則難於得清氣也觀未畢報船將發即上船而歸夜訪米野氏氏英國人嘗為我開成學校所延雇教授生徒期既滿又為我高知藩所招教授子弟今省其親而取路於此方在

克蘭土公館中。因得家書。知家眷在本藩者皆平安。殊慰遠懷。

二十九日早起。訪米野氏。值氏備車將發程。余乃同坐以話別。買渡船。越裏海。復上汽車。送至伯列山敦。而別。伯列山敦距山夫蘭西斯哥四十里許。距俄古蘭土三十七里。路上所見。大抵平原。多種玉蜀黍。至此漸入山谷之間。山童且赭。而綠樹點綴其間。傍谷之地多樹林。又有人家。雞犬相聞。牛羊散布。遠近竟不覺蕭寂。土地之沃可知。抑亦有鐵路之便。而然也。小憩間。汽車自東來。乃搭坐。下午返山夫蘭西斯

哥。過書信館。又得鄉友書。知上月十八日攝海有颶風。香港亦有之。按掌中日錄。船路無它異。而家人則應枉費憂慮。然十九日發來家書。順到。則釋然矣。夜過博覽會。哈密兒敦氏導余。示其所陳設磨穀等諸器。

七月朔書肆送余所購諸書至。貌魯古斯氏亦寄送嘉理福兒尼亞農事新聞紙。每七日一次印行者。及紐育農事新聞紙二種。乃添座右課讀。

二日。貌魯古斯氏又送致馬些去攝士農學歲報書。又過書肆。購採礦製鋼測地量土。染布造鹼等諸書。

轉過博覽會。有伏卵機器。燈火傳溫。自管中遍於器內。溫過一百餘度。則甬中水碾昇出。其力能令器上一辦自展開。以納外氣。令不太熱。可代母雞之嫗。是為器中最要部。器之上面。有內替箱。中劃為數十眼。每眼受卵。余前閱一書。知有此術。今見此器。倍覺其術之不甚難也。

三日。過造幣局。中又分為數局。其出納秤量簿記等諸局。則專掌事關經濟者。而其鎔化磨平鑿圓烙印試驗等。則專是造幣本分事業。其試金銀品色之法。極嚴。局員為余說其法頗詳。然俄聞之。不能了。

金銀之質既純。加以銅十分一為幣。造金貨值二十元者。一日得十萬元。若造一元銀。則不過一萬五千元。金銀貨既成。送之秤量之所。細心秤量。其於定量有絲毫之異。則再鎔化而改鑄。其完好者。納諸木函。封送之華盛頓府。凡合衆國所需貨幣。三分之二皆出于此。而官吏督此事者。僅不過五人。役工不過百餘人。非汽機之力。安能致此。近日金銀貨需用倍多。非一局之所能辦。而此局規模既定。不可拓而大之。因構新局於米松街。更為宏壯。

四日。過貯菓舖。中時菓堆積如山。而苹菓桃子尤

多揀選佳者去皮割之為二而投之水中再入諸鐵
筍加以糖水掩筍以鐵葉再以鉛錫合劑釘合蓋面
穿一小孔浸熱湯中令湯不入孔候其熟出之筍中
氣自小孔出一人以錐頭釘孔洩氣一人急施釘藥
少選又釘氣又洩又施釘藥由此方法力排除筍中
氣殆盡而其菓乃經久不敗可以運諸遠方又糖熬
菓汁入鐵筍西人稱為謝模甘酸適口香色俱佳作
此等事專在中房上房則專造鐵筍或截鐵葉而捲
之或造圓蓋及圓底或釘合之下房則專醃藏菜菓
和以醃芥裝瓶發售隣房則又專造火腿火腿即家

猪腿肉鹽漬而出之懸之屋內其下熾火之氣薰徹
久之乃成

五日之曜無事乃與土人某氏游於余訥日距山夫
蘭西斯哥可六十里街衢修整為州中第三而地以
農事著第八時上車路上光景略如曩至伯列山敦
日所見而此間山色較美土地衍沃畜產尤多然獲
麥略了加以土燥艸枯滿目荒涼不覺方今為盛夏
也疾駛二時許至余訥日下車入欵日禮公館少憩
乃過邑衙以磚石造近日方成結構崢嶸入門上
其堂自屋頂遠望四方邑居林莽蒼茫無際邑衙中

有審廳。中有訟廷。中央高處設座。為讞吏之席。其
前則書辨之席。其下設榻椅十餘。環而嚮之。為訟者
犯人法師若證者之席。而巡卒之席在其後。其右則
庶民陪聽之席。凡審訟鞠獄聽人來看。故有此設。訟
廷之左。則廳中官吏便坐之席。併貯諸文書。其後則
書房。多貯律例之書。以供臨時考索。訟庭之右。則貯
諸案卷之所。凡遺分財產典當房地等件。皆留案卷
於此為證。又有數房。俱是綜核邑民財產處。訟庭之
後。則為福堂。亦以磚石造。四壁而蓋之用木板。嵌玻
璃引日光。以鐵板為戶。入之則又有磚室。劃為數間。

即犯人所居。鐵門封鎖既嚴。設窓戶二。以通室中氣。
又有鐵甬。由地底入各房。以透外氣。凡犯人屎尿。由
甬中送出。別有房舍。獄吏携家眷居之。福堂之戶。繫
犬守之。此其大略也。旋至山太古刺。是處亦以農
事著。入某氏果園。廣一十二萬方尺。門內之路。繫
葡萄架。枝蔓纏繞。葉層疊。遮蔽日光。車過其下。小
房涼亭。皆綴以花草。芳香襲人。桃杏李梅。菓葉覆盆
之屬。不計其數。圃中亦有葡萄。不繫架。蔓生如瓜。就
園丁。聞其養法。數件而出。道過農園。農園者。農社之
所會。放牧牛馬。歲時出其肥壯者。相角。勝者取賞給。

爲此間之俗云。返公館晚飯而歸。

六日。下午。過街西農園。此園略如前日在山太古刺
所見者而較小。是日值其農事博覽會期。近邑人
麇集其所陳設。不過家畜及家禽。而場中有圓形馬
路。爲賽馬之戲。養駿馬者。聯鑣環馳。爭先角勝。看棚
上。觀者如堵。樂工奏樂。嘹亮徹雲。爲此戲者。駕一種
輕車。一人踞車上。伸兩脚踏衡。執轡與鞭。疾馳如飛。
比尋常賽馬。少傾跌之虞。是爲與我橫濱環馬場上
所爲異耳。

七日。與馬爾坤氏。過街上磁器舖。購二三種磁器之
精巧者。多法國所製。磁坯平滑。泐藥之色鮮美。所畫
人物。花卉。翎毛。宛然如生。令人把玩不息。一器之價。
動值數百金。馬氏嘗曰。日本所產磁器。漆器。銅器。絢
緞之屬。質非不美。工非不精。第其畫多不合時好。運
到此間。殊不易售。是爲缺陷。今變畫法。則售多而利
倍矣。余覺其言然。故選其可爲式樣者而購之。將齋
歸。示諸工人也。先是過印書房。愛其簡捷。欲傳此法。
而恨端詳之未遍也。是日又過一印書房。觀其方鑄
活字。機關轉換鉛片之下墜者如雨。皆活字也。又過
一房。觀電機製活字。又觀鉛錫錫合劑溶鑄。注範成

版更過一房。觀婦人就黃楊木片刻細工之畫。最後過一房。觀石版刻畫。瀏覽之際。固未能即傳其法。而耳聞目見所得。亦不爲少。

八日。下午。過鐵工場。

九日。過書肆。購花鳥雜畫。俱刻上石版而印出。點刷各色顏料。約十數回以成者。土人稱爲格羅謨。索價頗廉。然俄觀之。與蠟絹畫無異。將齋歸贈人。冀於進改我國畫法。或有小補。夕過博覽會。逢貌魯古斯氏。將往觀都盧之戲。乃與俱。見本國男婦小兒十數輩。作此技。少婦緣繩。小兒踏竿。或一人碎紙片。開扇揚

之。化作千百蝴蝶。或就一小匣中。出燈傘之屬數十。或設高梯。橫架白刃。赤脚躡之上下。或仰卧以兩足承大桶。旋轉如飛。又翻弄在空中。而再承之。令洋客嘖嘖歎賞。余在本國時。往過其門。而未嘗入場。今也觀之於五千里外。奇矣。

十日。與馬爾坤氏。過工藝學校別局。約以明日再來。觀其正局。又過邑長公司。得邑政書一部而歸。

十一日。馬爾坤氏來。偕往觀工藝學校正局。亦有鐵路。惟不能直達其處。中途下車。離學校猶三里餘。徒步而行。山谷荒僻。忽見高岡上一大廈。巍然聳雲表。

即乃學校。箇中教童子以工藝。故有此稱。其實一種善堂。寓濟貧懲惡之意者。凡街村中有惡少頑童不知悛者。巡卒檢之。收入此中。率從八歲至二十歲。分別數房。改化其習氣。有教師三人。共掌教授。小學科。別有師匠數人。教縫衣造履植活字製皮箱等事。分徒授業。若有病者。送入上層之室醫治。室尤高燥。風清氣暢。又有婦人專監幼童。製補衣服。方今童子之在校者。可二百人。如其經費。皆由邑廳支出。而邑廳則取諸民。與貧院病院之屬。其揆一也。夫人之稟質固不能齊。而於幼時不善撫教之。且不習藝事。無由

以得衣食之資。則其不相率為惡者。幾希。至果為惡。則良民亦被其害。故出稅錢。設此等善堂。化惡少為善人。良民亦被其利。其意洵美。然董理其事者。非精勤不倦。實心行之。恐亦難收實效耳。歸路不由鐵路。是日天熱路燥。浮塵如霧。取巾拭汗。則見泥汗。而地僻。無由徇馬車。委頓殊甚。

十二日往俄古蘭土。買菓苗及穀菜籽粒。汽車直至額羅土。威一停。於是下車。種樹家舍多。氏豫知予來。駕車來迎。接到其家。在吉林葉哥。初吾省置開墾勸業二局。專勸農工事。以我國菓木穀菜或乏良

種議購此間物。余前謀諸結布倫氏，稱含氏樹藝極博。是以特來揀選數種，將郵寄吾省耳。含氏又邀余過比土門多。距俄古蘭土三里。地據岡阜高而少樹。遠則望海，近則望湖。此間亦稱勝地，有公館。又有富人別業，俱係新近所設。其下老樹蔽虧，有一泓礦泉，清而微臭。旁有玻璃掬水器一個，云服之令人健。偶見矮樹紅葉肥美，折一枝而玩之。含氏曰：母此毒樹也。觸則生創，可不慎哉！乃棄去。掬泉洗手，方覺無虞。噫！一藥一毒，咫尺于此。憶昔啞泉，旁有解毒之艸。此正相反，多識於草木之名，亦大學問也。就公館

而飯上車，沿湖而馳。湖曰瑪律多，上有垂柳，參々然。中有人家，隱顯其間，亦畫景也。過含氏，示異種小麥。曰：試下一粒，則倍蓰至七十四莖之多。莖數十穗，其粒大於常種，來自華盛頓，蓋小麥中之絕品。余嘗聞人言，曾見下一粒成九十莖，穗三十六粒許。是一顆籽粒成三千二百四十粒，想亦此類耳。須臾辭出，由鐵路歸。

十三日，馬爾坤氏將一婦來見，云善畫。先是余欲雇一人，作博覽會中所睹諸器物圖，以寄回本國。若雇男人為之，恐工銀將不貲，而婦則鍼繡餘事，索價無

幾故以代之。

十四日郵船期以十七日發。作公信及家書。裝所購書籍於皮箱。將一併寄致吾省也。是夜偕居停主人婦子看戲去。初聞樂奏。汽燈漸明。優人登場。其正旦則真婦。姿色秀徹。音吐清亮。固天然也。有男扮所不及所演之劇。大意不甚解。惟點綴山川宮室景致。率以畫圖逼真。又用機關。倏忽轉換。境界常新。如其日出月明。則用汽力。時亮時暗。半暗半明。漆天黑地。變幻尤奇。如海濱之景。則波浪動盪。觸石有聲。忽一隻汽船來過其前。船面機器活動。船尾水激純白。日光

雲影漾映水面。如瀑布則溪谷砢砢。一條飛泉自半空瀉下。穿亂石間。噴薄如雪。既而地稍平。乃作漫流而去。有聲且動。真活水也。又作房屋被火之狀。警鐘一聲。人聲始鬧。隔窓櫺見火星。爆聲如破竹。煙燄蓬勃。不可嚮近。瞬間延燒板壁中。處々忽穿々處皆火紅。含煙板壁熱燼而倒。見火既遍室中。於是煙焦火黑。火焰煙白。外有婦人兒女相携逃出。繼而救火夫至。水龍噴水而熄。如見真火。令人驚心動魄。

十五日。至我領事署。囑貌魯古斯氏幫辦東行事務。如買鐵路票。以真金換紙幣。作銀鋪交引是也。是日

值我中元節本國舊從佛教以是日修孟蘭盆會祭先凡人家有新喪翌年中元祭之曰初盆親戚朋友來弔爲禮余以去年秋八月丁艱今行役外國不得躬親致祭爲憾日昨過俄古蘭土途上見清國人在田圃地燎柴化紙謂爲亡父兄修冥福此節追遠之風我心之所同然而外教之所無也

十六日哈列提斯氏來寓邀余晚飯同載至家共其妻氏同食罷偕往博覽會適哈氏有事不能同去令妻氏伴余行入場則令余把臂而過稠人中蓋代其夫助余禮也而又我國之所絕無也

十七日郵船名曰本者開往我國送本國人回國者及相識往我國者至船而別途上觀土人就海水淺處打大椿架橫材鋪厚板添長埠頭打椿之法用平底船斜豎兩木人緣梯立其上以機緋大鐵鏈其下有軸繫麻繩用汽力運之以卷舒其繩則鏈上下椿打椿設承鏈鐵箍不致其頭折裂每鏈數下視柱止實落地以取平始可免其濘陷也

十八日過習商賈學校其教之也分室數區首習算術諸科堂中設接客處凡如坐賈之接商旅行舖之運百貨立約買賣以及諸種擔保會規滙兌金銀行

情等事。無所不具。生徒各就其處學習。即與實地將無同也。回路偶過一鋪。觀製木器處。有一大盤。言是蒐聚沿太平洋海岸所產各色木材。鋸為薄片。膠黏之者。視其上光油分。水理精粗。悉現。我湯本木曾等產。亦有類此者。惟擦蠟以助光澤。未知上光油法。可惜也。

新國紀行卷上終

